

〔日〕西村京太郎 著

杨国华、黄来顺 译

出版社

天使之谜



24680

天使之谜

(日)西村京太郎 著
杨国华 黄来顺 译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93号

版式设计: 祝燕君

责任校对: 周志红

天使之谜

(日)西村京太郎 著

杨国华 黄来顺 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208千字
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14-0899-8/I·300 定价: 5.20元

印数: 0001—8000册

内 容 简 介

D/K 64/28

记者田岛与女友山崎昌子到圣迹樱丘旅游，在山上，一个男人胸前插了一把匕首向他们奔来，说出了“天……”便死去了。他们向警署报了案。

经调查，死者系《真实周刊》记者久松实。此人靠调查的材料，以揭发隐私来威胁敲诈勒索女人。

警视厅搜查一科的警部助理中村及刑事矢部接手此案。

在久松实扔掉的一张纸上写有一句：“天使成了金钱。”而死者临死前又说了一个“天……”于是围绕天使二字展开了侦察，如天使酒吧老板娘娟川文代、浅草美人座脱衣舞女天使片冈、医院的护士们白衣天使皆成了追查的目标。

结果，凶手却原来是……

另一篇《特大珠宝案》是一个珠宝店老板策划的金蝉脱壳、嫁祸于人的盗宝杀人案。

天使之谜.....	(1)
序 曲.....	(1)
第 一 章 三角山惨案.....	(3)
第 二 章 纸团之谜.....	(14)
第 三 章 天使片冈.....	(25)
第 四 章 酒吧天使.....	(38)
第 五 章 笔迹鉴定.....	(54)
第 六 章 天使之影.....	(71)
第 七 章 奇怪的照片.....	(84)
第 八 章 一团疑云.....	(100)
第 九 章 雪地捕熊.....	(113)
第 十 章 稻草人失踪.....	(133)
第十一章 畸形儿 ABC.....	(153)
第十二章 水落石出.....	(172)
尾 声.....	(195)

特大珠宝案.....	(197)
第 一 章 列车上.....	(197)
第 二 章 小金库.....	(211)
第 三 章 马尼拉.....	(224)
第 四 章 搜查部开会.....	(239)
第 五 章 满腹狐疑.....	(252)
第 六 章 实地验证.....	(269)
第 七 章 重新研究.....	(284)
第 八 章 垂死挣扎.....	(297)

天使之谜

(日)西村京太郎 著

杨国华 黄来顺 译

序 曲

他心中交织着愤怒、憎恨、悲哀和绝望。长时间入神地思索一个问题。

他手里握着枪。枪口该瞄准自己的胸膛还是他们的胸膛，犹豫不决。愤怒与憎恨强烈时，他想一枪结果他们。以前他们杀死了他的朋友，而且没有受到惩罚。人世间竟有杀人者不受惩罚的！正义安在？更可恶的是这些人丝毫没有悔过的表现。他想代替法律制裁他们。他觉得自己有这个权利。这不仅仅是复仇，而且是为了维护正义，替天行道。

但悲观绝望时，他想自杀。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，只要一扳枪栓，便可一了百了。他憎恨他们，但他们又是他的同胞。况且他自己心中的恶念也未除尽。

他的悲哀来自他的聪颖。倘若他的智能低于常人，也许

便没有什么烦恼了。

他愣愣地瞧着手枪，果真能扳动枪栓吗？他瞧瞧自己的手，觉得这种事轻而易举，显出自嘲的神情。

他发觉自己的身体微微颤动，是由于憎恨还是由于恐惧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，不禁潜然泪下。

第一章 三角山惨案

1

11月15日，星期一，对田岛来说是难得的假日。作为社会新闻栏记者，他忙于采访各种突发事件，休息日常常被挤掉。因此他预先向总编提出，希望11月15日这一天的假日保证不被挤掉，因为他要与山崎昌子约会。

昌子是京桥某商社职员，每周星期日休息。但田岛没有固定休息日，因此难得见面。现在好不容易约定15日相会，希望这一天不为任何事情所干扰。

田岛想与昌子结婚。虽然两人相识时间不长，但这无碍大局。她天生丽质，更何况两人情投意合。当然她不是时装模特儿式的美人。今年夏天一起去海滨游泳时，她穿着游泳衣，显得分外健美。

昌子不是东京人。她生于东北农村。那是一个十分偏僻

的部落。用她的话讲：“一到冬天，熊呀狐狸之类的野兽就出没于住宅四周。”

四年前，昌子的姐姐跟地主的儿子结婚，昌子来到东京。

“我方言很重，你不觉得讨厌吗？”昌子问道。田岛回答说：“方言不重。”昌子听后高兴地说：“那多亏了我姐姐。”

据昌子说，姐姐早就想纠正方言。她认为如果要去东京，就必须纠正方言。由于父母双亡，姐妹俩相依为命，所以，昌子时常提及她的姐姐。一次，昌子甚至说，“姐姐救了我的命。”田岛没有细问。他觉得那不过是对姐姐的崇敬而已。

有时昌子说，“我是旧式女性。”这恐怕也受了她姐姐的影响。田岛并不讨厌旧式女性。虽然他不知道旧式女性比现代女性强多少。实际上，昌子并不是旧式女性。她懂得现代科学新知识，而且性格也不优柔寡断。

2

15日那天，天高云淡，碧空万里。既没有发生“突然”事件，也没有下雨，实在令人欣喜。上午10时，田岛如期赴约。昌子已等候在新宿西口京王线入口处了。

10月中旬，郊外游人如云，新宿站热闹非凡。可一跨入11月，尽管气温变化不大，但旅游者却寥寥无几。按部就班，什么节气干什么事，这是日本人的脾性。再加上今天不是节日，是个平常日子，所以剪票口和售票处都门可罗雀。

田岛觉得游人稀少、车站安静，实在妙不可言。他对每

日在人头攒动的车站挤车已感到腻烦。

“票买好了。”昌子说罢拿出两张车票来。田岛终日忙于工作，无暇郊游。一切由昌子决定，他只提了个希望：去安静一点的地方。

“准备带我去哪儿呀？”

“圣迹樱丘。”

“没有去过。那儿好象有明治天皇的遗迹。”

“坦白说，我也不清楚。”昌子缩了缩脖子说。今天她穿着毛衣和背带裤。这副打扮比平时更多一份孩子气。

“我觉得那站名有点浪漫气息，就决定去那儿了。”

“这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？”田岛笑嘻嘻地说道。

“在陌生的地方下车不是挺有趣么。买票后，我问过售票处的人了。”

“售票处的人怎么说？”

“他们说那儿有一座三角山，高两百米左右。山不高，但风景秀丽，深受公司职员青睐。”

“是啊，对运动不足的公司职员来说，两百米左右的山也许正合他们的脾胃。”田岛苦笑道。学生时代的自信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半年没有乘京王线了。以前的建筑工地，现在高高地耸立起一座五层楼房。楼房底下是地铁车站的月台。月台灯火通明。人站在地铁车站，丝毫没有置身郊外的感觉。这条地铁恐怕已经改为运送上下班人群的普通铁路了。

过了剪票口，田岛伸手从昌子手里接过布袋。他一打开布袋，立刻闻到一股面包和海苔的香味。原来午饭也已经准备好了。

车厢里乘客稀少。最初觉得跟乘在市区地铁里没有什么两样，但一过绸布镇，便望见了杂木林和农田，显出了郊区特有的风光。

半小时后，火车停靠圣迹樱丘车站。这是孤零零地矗立在农田中的小车站。下车后，只见月台广告栏里贴满了出售土地的广告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原来这一带也出现了卖地热。出了剪票口，有一条带状商业街。其实根本称不上“街”。整条“街”只有四片商店：彩照冲印店、食堂、面店、土地出售洽谈处。

田岛在彩照冲印店买了胶卷后向店主问路。店主说，过了道口一直往前便是多摩河。

“不过，河边横七竖八地造了许多房子，风景已被破坏殆尽。”车站附近没有住户，是地价太贵的缘故。田岛记得有人说过：地价一贵，车站四周就会出现“空地化”现象。

“请问三角山在哪儿？”田岛问道。

“在多摩河相反方向。往前走两百米左右，有一座小山。请看那儿。此山原名和田山，因其形似三角，故又称三角山。山不高，但可俯瞰四周景物。”

“是那座山。”昌子指点道。

他们向店主指的方向走去。那儿有一条宽阔的公路。公路旁竖着公共汽车站标记，这表明公路上有公共汽车往来。可是始终不见车影。也许是一小时一趟的长途车吧。

不一会儿，公路两旁的树木逐渐茂密起来。小桥彼岸有个派出所——南多摩警察署关户派出所。从“关户”一词看，从前这一带可能是北条氏的关所。

公路左侧可以望见一座小山，路牌上标明“三角山入口处”。公路由此分出一条细道向三角山方向延伸。

这是一条干燥、尘埃飞扬的山路。道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杂木林和层层梯田。收割后的梯田上不见一个人影，只有星罗棋布的稻草人。昌子紧偎着田岛，两人手挽手向前行进。

“这样叫我怎么走呢！”田岛笑道。他说归说，手却把昌子的细腰搂得更紧了。

秋日的阳光照在宁静的山路上，十分暖和。和风拂面，令人陶醉。

昌子把头搁在田岛肩上。阳光的温馨，昌子头发的油香，一古脑儿扑入田岛的鼻孔。天地间只剩他们两个人了，这一意识促使昌子大胆起来。两人默默地走了十来分钟，不觉走到叉道口。这儿已没有梯田，只有一片红叶杂木林。

路标写明右侧通向山顶。两人沿着路标，向右侧山道行进。越往上走，道路越狭小。如同钻入茂密的树丛隧道。走一步，脚下就发出枯叶声。树枝不规则地向四处伸展，稍不注意，就会被旁逸斜枝缠住。这儿不能手挽手行走了，甚至连可供两人行走的路也没有了。

“我先走。”田岛捡起一根树枝拂去垂在眼前的枝蔓向前行走。也许路标错了，否则怎么会如此难走？不过从山路盘绕而上看，似乎可以到达山顶。也许误入昔日的小路了。

“你的家乡也是这样的吗？”田岛边走边问跟在后面的昌子。可是没有回答。田岛站定往后一看，只见昌子蹲在五米之外的地上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昌子听见询问，就举起一只鞋子让他看。

“鞋里进了小石子，已经取出来了。”

红叶映在昌子白色毛衣上，色彩非常鲜艳，毛衣的肩部几乎被染红了。田岛立即取出照相机偷偷替她拍了一张照片。

只要摄影技术好，这种红白相间的色彩一定会摄入镜头。

昌子穿上鞋，快步赶上田岛，噘着嘴生气地说：“真讨厌！干吗拍不穿鞋的照片？”

“有趣的神态，美丽的色彩。如果不拍下来，令人终生遗憾。”田岛小心翼翼地作了说明后，昌子总算理解了。

树丛隧道仍不断往上延伸，不过羊肠小道骤然变得宽阔、明亮起来。遮蔽在头上的枝叶稀稀拉拉，阳光直射而下。透过树丛，可以望见左侧平缓的山坡，银色京王线铁轨横卧在山坡上。山坡对面是蜿蜒曲折、碧波荡漾的多摩河。

“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。”田岛对昌子说。这时从刚才两人走过的方向传来一个男人的惨叫声。

3

田岛吃惊地朝那方向看。可是山路弯曲，枝叶遮天蔽日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昌子脸色苍白。

田岛正想循声寻去，忽听得树枝被人摇动的声音，那声音越来越近。

“我害怕。”昌子低声说道，她紧紧抓住田岛的手腕。

突然，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两人面前。

那人痛苦异常，伸出双手似求人救命。田岛看见他胸口

刺着一把匕首，灰色西服上渗出殷红的血。

昌子吓得叫出声来，把脸埋在田岛怀里。田岛手足无措，一边庇护着颤抖的昌子，一边盯着那男子。那男子张口想说什么，可是发不出声音。他摇摇晃晃地走近田岛，只有五六米距离了，这时他突然跌倒，沿着山坡滚落下去。只听见树叶发出一阵悲鸣似的声响，但不久又归于静寂。

那人从眼前消失的一瞬间，田岛的记者精神觉醒了。他松开昌子的手，向山坡下张望。山坡的树木挡住了那人的躯体，从正面望下去，不知其死活如何。

田岛瞧了一眼昌子，她眼神无光，脸色苍白。

“镇静一点。”田岛摇着她的肩膀说。

“噢。”昌子呻吟似地答道。

“我下去看看。”田岛仍把手按在昌子肩上。

“你站在这里不要走。万一有什么事，马上叫我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别怕。”

田岛朝她笑笑，然后背着照相机，向灌木丛生的山下走去。

血迹象红线一样留在枯黄叶子上。田岛一走近那男子，一股血腥味直刺鼻孔。田岛扶起他，喊了几声。他微微睁开双眼，动了动嘴，田岛立刻把耳朵凑近他嘴边，只听见“天……”的声音。

“天？天怎么啦？”

田岛贴近他的耳朵大声问道，可是没有回答，原来他已经断气了。

田岛拉住树枝站起来，默默地看着死者。一把匕首正刺

在他的心脏上。它和普通匕首不同，有一个圆柄。而且还装着短剑般护手。那护手似乎是自己装上去的。匕首刺得很深，一直刺到护手。

田岛从肩上取下照相机。虽然报纸绝不刊登尸体照片，但看着眼前这具尸体，他无法不摆弄照相机。从不同角度照了三张照片后，他又走近尸体，仔细瞧了瞧。死者痛苦得脸形也变了，但仍然可以看出他是个美男子。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六岁之间。滚下山坡时掉了几颗上衣纽扣，因此可以窥见内衣口袋上绣着“久松”两字。这恐怕是他的名字。田岛蓦地想起昌子，万一杀人犯还没有逃走，昌子的生命就危险了。

“昌子……”

田岛大声喊道，可是没有回音。田岛焦急万分，急急忙忙爬上坡来。

昌子仍蹲在老地方，用手遮着脸。田岛走近后将她扶起来。

“没关系吧？”

“嗯。”昌子点点头，抬头望望田岛，脸色仍然十分苍白。

“那人死了吗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报警。”田岛说，“桥畔有派出所，咱们往回走吧。”

“我仍旧怕……”

“别怕，罪犯已经逃走了。你刚才听到什么声响了吗？”

“好象是人的脚步声，不过或许是心理作用。”

“那可能是罪犯逃跑的脚步声。”田岛说。不过他并没有自信。罪犯说不定行刺后立刻逃走了呢。

两人沿着原路往回走。田岛背着照相机，昌子提着食品袋，假日的欢快心情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4

一个年轻警察正在派出所里无所事事地看着报纸。他以惊讶的目光打量着两位来客。

田岛向他报告事件经过，警察十分惊诧。光天化日之下怎会发生杀人事件？经田岛反复说明，他才疑信参半。

“我带你去现场吧。”田岛说。

“昌子，你在这儿好好休息。”昌子默默地点点头。

田岛领着警察来到树木丛生的山坡，警察一见尸体，脸色顿时大变。

“必须跟警察署联系一下。”年轻巡警自言自语地说道，说完就往回走。回到所里立刻打电话给警察署。

田岛去车站前的彩照冲印店，打电话向总编报告事件经过。

“你交好运啦！”总编调侃地说。

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
“不用。我带着照相机，也带着笔记本。”

“难得一个假日，竟碰上这种事，真倒霉啊……”

“你别魔鬼发善心啦。”田岛苦笑道。

“作为证人，可能会传讯。不过，也可以采访点材料。有什么情况再向您汇报吧。”田岛说完就挂上电话，回派出所。年轻巡警对田岛说：

“警察署马上派人来。请您作证。”

田岛点点头，瞧了一眼昌子问道：“她可以先回去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巡警生硬地说。

“如果证人不齐，署里要追究责任的。”年轻巡警丝毫不肯通融。

昌子对田岛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不要紧了。”确实，声音不再颤抖，不过脸色依然苍白。

五分钟后，南多摩警察署的警车响着尖厉刺耳的警笛声来到派出所。车上走下一个个神情严肃的刑警，派出所顿时喧闹起来。

派出所巡警把尸体发现者田岛和昌子介绍给胖警官。田岛递上名片时，警官意味深长地“噢”了一声，不知这“噢”是什么意思，莫不是报社记者令人头痛？

接着验尸车也到了。一大帮人拥着田岛和昌子向现场走去。途中，警官向两人问了事件经过，警官边听边点头，觉得大体可信。

走到树丛隧道时，警官推开杂乱的枝蔓，皱着眉问道：

“你们为什么选这种路？这儿是旧道，虽然也通向山顶，但近年来几乎无人行走。”

“我们是沿着路标走的。”田岛说。派出所巡警予以肯定。

“有人恶作剧，把路标弄反了方向。现在的游客缺乏公共道德。”

“等会儿把路标放好。”警官冷冷地说。

乌云遮住了阳光，尸体四周一片阴影。验尸的警察用闪